

@ 安定医院

郝医生

著

你也是 蘑菇吗

讲述精神病院
不为人知的
脑洞故事

你也是 蘑菇吗

@ 安定医院
郝医生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也是蘑菇吗 / 安定医院郝医生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11-4339-7

I. ①你… II. ①安…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9809号

NI YE SHI MOGU MA

你也是蘑菇吗

安定医院郝医生 著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舒晓利 周 轶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北京东安嘉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39-7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目
录

记忆盗取 / 001

国产堂吉诃德 / 007

时间，会给我答案 / 014

再见，205床的诗人 / 020

烛光里的女友 / 030

我的朋友叫邦德（一） / 038

我的朋友叫邦德（二） / 047

我的朋友叫邦德（三） / 055

我的朋友叫邦德（四） / 060

病房里的导演（一） / 070

病房里的导演（二） / 080

病房里的导演（三） / 087

巴纳姆爱情 / 096

护士的男神 / 105

减压技术哪家强 / 114

抑郁的鸟窝（一） / 120

抑郁的鸟窝（二） / 128

都是微信惹的祸 / 135

万万没想到之拖延症（一） / 144

万万没想到之拖延症（二） / 152

来自星星的孩子 / 158

老周的大小人生 / 164

核桃树的约定 / 172

鱼香课堂（一） / 181

鱼香课堂（二） / 187

幽闭大师 / 195

最炫脸盲风 / 204

真正男子汉 / 268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一） / 278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二） / 286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三） / 294

外面的世界 / 301

精神实验站 / 309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 211

花儿与少年 / 219

公公偏头痛 / 227

夺命单身狗 / 234

最美不过夕阳红 / 240

煮酒三国（一） / 249

煮酒三国（二） / 256

记忆盗取

—
“你幸福吗？”

我抱着一摞资料晃晃悠悠地往办公室走，谁承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回头一看，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姑娘，她衣角被撕开了一条口子，头上缠着一条布，头发凌乱，正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

你幸福吗？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沉思。对幸福最初的认识是读书那会儿，都自己带水，我经常假装水喝完了，厚着脸皮去借班花的，她居然答应了，嘴唇碰到瓶口的瞬间，我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 “每个时期的幸福感不一样，我最幸福的是曾经吻过我的初恋。”

她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嘴里不停地嘀咕着：“吃饭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人发现了我的接口，想偷走我的记忆，他们想偷走我和我老公的记忆。不行，不可以……”

怕她过激做傻事，我只能尽量稳住她的情绪，等护工和她“老

公”来把她带回病房。

“你放心，有我在，没人敢盗取你的记忆。”

“有人放了一条数据线在桌子上，他们想用数据线连接我头上的USB接口，盗取我的记忆，把我大脑格式化。强盗、小偷，不许偷走我和我老公的记忆，不可以。”

说到USB接口的时候，她指了指头上的绷带，我才看到绷带上有着渗出的血迹，为了避免刺激到她，我只能用套话的方式和她交流：“你头上的伤口，哦不，接口是怎么回事啊？”

听到我这句话，她歪着头看着天花板，不一会儿又突然笑了，边搓着手边对我说：“这是我和我老公的秘密。”

说到这里，护工和她“老公”终于来了，她当即就安静下来，然后对她“老公”说：“老公，我头上有接口，我也给你弄一个吧，这样就可以传递信息了，我在想什么你都知道，你想什么我也知道，好不好？”

说完，她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支圆珠笔，朝着“老公”的太阳穴就要插过去，幸好她“老公”反应及时，一把抓住她的手，夺过圆珠笔，心平气和地对她说：“这个工具的型号不对，等我找到合适的型号再打开接口吧，好吗？”

她微笑着点点头，依偎在“老公”怀里，在护工的前后簇拥下，缓缓朝病房走去。

二

这个女孩叫董珍，曾经是那个夏天里最幸福的女孩。也是在那

个夏天，一场车祸带走了她的丈夫，巨大的打击击垮了这个内心脆弱的女孩。原本性格内向的她，变得沉默寡言、敏感多疑，总觉得周围所有人都在针对自己，经常一个人发呆，独坐到天亮。

起初家人也没把这个当回事，以为是心情不好，过段时间就好了。可后来愈演愈烈，她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出现幻听幻视。家里人觉得这是家门不幸，怕传出去被人耻笑，一直讳疾忌医，最后导致病情恶化，出现冲动伤人、砸毁物品，甚至几度想割腕自杀。眼看病魔即将吞噬这个鲜活的生命，在旁人的劝说下家人才将她送进医院，检查后诊断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

青春型精神分裂症常发于青春期，具有“起病缓慢发病急”的特点，能够在短期内达到严重的程度，患者常表现出思维支离、言语空洞、逻辑紊乱和被害妄想，且情绪极不稳定，喜怒无常，严重时可危及自己和他人生命，属于重型的精神疾病。

那天带走她的“老公”其实是新来的实习医生小杨。一周前，小杨到我们医院实习，第一次走进病房时恰逢董珍正在砸东西，一见小杨就立马跑过来抱住他，口口声声地喊着：“老公，老公，你终于回来了。”初来乍到的小杨哪儿见过这种阵势，在大家的解释和疏导下，终于接受了这个设定。从此，只要小董一发病，她“老公”就成了我们的“撒手锏”。

我看过小董老公的照片，和小杨完全判若两人，可这完全不影响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董珍住院以来，常问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最多的一句应该是：“你幸福吗？”

至于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没人知道。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有的人，你读不懂；有的人，你连读的机会都没有。

三

周末我值班，夜里到楼层里转悠。因为小董近期比较活跃，于是我每次巡视都特意留意她。凌晨三点，我拿起手电再次巡视，刚到三楼，发现阳台上站着一个人，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隐约看清了是小董。我捏了把冷汗，不敢大声说话，怕吓着她失足掉下去。于是我故意制造了一点儿脚步声，引起她的注意后，轻言轻语地招呼道：“小董，还不睡呢？”

她眼神里充满了惊恐，说：“有人要害我。”

“哦？不会啊，你看大家都睡了，没有人要害你。”

“刚刚还看到了，他站在阳台上，拿着数据线，想盗取我的记忆，他知道了我的USB接口，他就在下面，我要跳下去抓住他。”

“我刚刚在下面看过，下面没人，看来那人应该在树林里，不如你下来，我带你去树林里找找，怎么样？”

小董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随即转身下了阳台。看到她落地，我悬着的心也跟着落地了。刚落地，小董突然惊恐地四下张望，神色变得紧张起来，嘴里念叨着：“我老公呢？他是不是去偷我老公记忆了？”

我急忙解释：“没有没有，你老公刚才还在呢。”

“我要见我老公，我老公呢，他是不是把我老公藏起来了，我要跳下去找我老公。”

这时值班护士来了，可是小董就站在阳台边上，大家在不远处

看着她，谁也不敢靠近，我没办法，只能给小杨打电话。半夜三点，小杨从宿舍赶来了，最终他们“夫妻团聚”，小杨折腾了一夜，才劝她走回病房。

四

安顿好小董，小杨走出病房，皱着眉头问我：“郝叔，如果她每次这样闹，每次要见我，是不是我都得无条件地出现？”

这样的问题以前也有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出现了，救下她，你会苦恼一晚上。如果你不来，她跳下去了，你会内疚一辈子。”

小杨摇着头，摊着手对我说道：“我是大夫，是来治病的。我不是演员，整天扮演她的老公。”

“扮演她的老公就是在治病啊。她犯病的时候，你的出现会让她情绪稳定，让她能够配合治疗，这不就是在治病吗？”

小杨似乎还是接受不了，我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你说得对，大夫就是治病的，但治病不光是靠药，还得走心啊。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至少在良心上，慢慢来吧，你会习惯的。”

那一夜，我和小杨聊了好多，从我的各种奇葩经历到他的新医学知识，我们相谈甚欢，一直到天亮。

五

半年后，小董出院了，医护们都在门口送她。小董深吸了一口

气，缓缓朝小杨走过去，拉着小杨的手，眼睛里浸满泪水，沉默片刻后，微笑着说：“我走了，老公。”

小杨显然早已经接受了这种设定，也笑着对她说：“保重。”

送走小董，小杨转身的瞬间也哭了，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那份责任。

国产堂吉诃德

今早又是例行晨会，昨晚看球赛到三点，困得不行，迷迷糊糊的，压根儿没记住院长讲了些什么，只感觉头一沉，撞桌子上了，同事们都看着我。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假装没事，故作镇定，不一会儿，头上起了个包，火辣辣地痛。

我随即发了微博：“有没有法律界的朋友，我郑重地问一句，开会睡觉头撞桌子上起包了，算工商吗？”

网友回复：“这算税务。”

半天没看明白，后来才发现我打错了一个字。

院长说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事情，重复布置千年不变的任务，能坚持不懈地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也算是他的过人之处吧。

终于开完会了，我捂着额头的青包，准备去找点儿冰块冷敷，恰巧在大院遇见了卢保安，他急匆匆地说：“郝医生，有一个新来的患者非得见你，说有市委介绍信，进医院是来应聘的，赶紧去看

看吧。”小卢将我带到小院，我打量着来人：中等身材，30岁左右，皮肤白皙，衣着很讲究，头发一丝不苟地大背着，也不知道是哪个不经意的眼神，让我觉得他有点儿像火华社的刘焯。

我顺手接过保安递来的介绍信，上面写着：

介绍信

好文才同志，兹介绍我部唐继德同志前去你院商讨落实大量收住精神病患者入院的相关事宜。望接洽。

此致

敬礼！

市委新项目开发研讨大办公室

2014年6月13日

这介绍信的落款是“市委新项目开发研讨（大）办公室”，我就不说了。这“望接洽”是怎么回事？约架吗？好吧，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既然是介绍信，把我名字写对总是应该吧，这伪造的能不能走点儿心。

二

“您就是郝医生吧，我叫唐继德，我是来应聘的。”

“应聘？我没发过招聘广告啊？”

“发了的，发了的，你看。”他从口袋里急忙掏出一张打印纸，我接过一看：“我院2014年的发展目标是：把我院建设成为全

国最大精神病医院。现在大家斗志昂扬、蓄势待发，就差一大拨精神病人入院了——来自iPhone客户端。”这哪是什么招聘广告，这不就是我发的微博吗？连客户端都在上面。

“我就是奔这个来的。”他的声音恢复到正常，而且严肃起来，见我没给反应，又补充说，“没有招聘的话，说自荐也行。”

有意思，我挺希望和他交谈的，想了解他的想法，也许是职业病，或者说是好奇心。

“那你这意思是……”我撩起话题，等待他的热情响应。

“很简单，我来负责招募人，你们提供场地。”

“说说你的方案和计划吧。”

“我能先问一下您这里现有床位和入住人数吗？”

“大概300张，入住200人左右吧。”

他摇头，连续地咂舌，完全不屑的样子。“弱爆了！我设想的初级目标就是：建一个3区9座27个单元，可容纳2万人的大型人才培训中心，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一个字——‘大’。其实这个想法存在于我脑中很多年了，只是偶然看到你的想法，感觉不谋而合。我首先要为你拉来赞助，项目启动之前你要做的是大面积地圈地、建房、扩大员工队伍，将医生全部培训成全世界最顶尖的成功学导师。”

——一听“人才培训中心”，我就蒙圈了：“咱们这儿是医院，没病谁会来？再说一群精神病大夫能够培训出什么人才啊？”

面对我的质疑，他从兜里掏出计划书，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文字，坚定地对我说：“我可以将我的计划书里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念给在场的所有人听吗？”

“可以啊，说吧，天热，咱们能不能拣重要的说？”

他果断地点头，清了清嗓子，准备念出来，安静的小院顿时热闹起来了。

“大家好，我是本院的营销总监，唐继德，很高兴认识大家。咱们开门见山，为了切合今天的主题，我们来聊一聊八个字：‘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先来聊聊前四个字：‘人生如戏’。

“人生就像一场戏，如何演好这场戏？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剧本，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名垂青史，有的人遗臭万年。同样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为什么结局会不一样？同样是一台戏，为什么有的人饰演一个无足轻重的龙套小人物？有的人却可以呼风唤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就取决于后四个字：‘全靠演技’。

“能胜任各种复杂角色的演员，无一例外都有丰富的阅历和扎实的功底。能够在‘自己’和‘角色’之间自由转换，如何让‘奴隶’转化为‘王子’、‘秀才’转化为‘兵’、‘屌丝’转化为‘高富帅’，这就是演技。拥有这种演技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普天之下，能够让你完成这种人格转换的，只有一个地方。”

说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环顾四周后轻拍着胸口，说道：“精神病院。只有这里才能让你准确地把握他人的情感轨迹和脉搏，摆脱那些人性薄弱面的干扰和束缚，来到这里，你的世界就没有压抑、没有苦闷、没有烦恼、没有负能量，有的只是源源不绝的动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这里，就是你通往成功的阶梯。”

环顾四周，好家伙！门卫、保洁、护士、患者，围了一大圈人，院长讲话也没这么多人听啊。

我听着总感觉不对劲儿，问道：“做这些可得花不少钱，咱们钱从哪里来呢？”

“这多简单，融资啊。”

“好吧，怎么就能简单地融到资呢？”

“制造一个新闻来炒作，像什么老人被大学生撞倒后独自离去，先来一批舆论轰炸，等网民骂够了，再反转说是老人自己跌倒的，大学生还自掏腰包付了医药费。博得了网友的同情心后再找水军深扒大学生，最后扒出他是辍学创业，做的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然后投资人踏破门槛，钱不就来了吗？如果有竞争对手，来几出医闹，分分钟让他就关门大吉。”

他熟悉如何引导舆论，善于制造热门话题，更能抓住网友的好奇心和怒点，就是心术有点儿不正，让我很好奇他的职业是什么。

“你是做什么的？”

“我啊？记者。”

“服。”

三

说实话，虽然是瞎掰，但他的认真劲儿还真有那么点儿那些成功学导师的感觉，描绘的那些美好愿景确实让在场的人热血沸腾。看他这么激情，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现在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收场？因为这种形势下，我很容易成为影响他成功的人，搞不好还真的下不了台。

“我不是院长，你得打动所有人才行，咱们这里讲究的是民主

集中。”

“刚刚我和周围的人说过了，已经民主了，没人反对，现在开始集中吧。”

集中你妹啊！这也叫民主？

“唐继德先生，”我尽力模仿着他的风格，找好与他顺利交流的频道，便于沟通交流，“你所提供的创意非常完美，我也很想和你一起大展宏图，只是……”

见我欲言又止，他急了，立马追问：“只是什么？快，快说。”

“只是我们院旁边的土地听说已经被市政府纳入规划，扩建的话恐怕很难。”

他摸摸下巴，突然眼睛一亮，说：“有了，咱们将现有的楼层加高，不就解决床位的问题了吗？”

“哦，这样啊，那要不我回去整理一下你的构想，明天开会的时候我做个专题给院领导汇报，怎么样？”

他半信半疑，说完我就准备起身，带着心虚往回走，没走多远，身后突然传来刺耳的歇斯底里的谩骂声。

“骗子，你就是想盗取我的idea，你偷窃了我的金点子，死秃子，我要去告你。”

我捂着额头的包继续走着，忍不住拿眼睛的余光瞟了回去，他原本姣好的面容扭曲得像发了疯的魔鬼，最后在保安的左右夹击下被带走了。我去，居然骂我秃子，好多年没人这么直白地骂我了。